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選補遺卷十八

詳校官中書臣丁榮祚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鈴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錄監生臣趙枝發

文選補遺卷十八

元　陳仁子　輯

對

愚曰君有所疑則問臣承所問則對當婉而正無徇而諂世之得失成敗係此一言何可輕哉備論於此

定都關中對

愚曰成王營洛邑曰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亡此古人公天下之說也婁敬勸高帝都關中曰被山帶河四塞之固此後世私天下之說也其是其非固人所共知也特敬之言有未及者則㳺知焉為敬者盍曰洛陽之都道里均貢賦便居中而合天下之勢時則

利於周之封建關中之都形勢强山河固居險而握天下之勢時則利於秦之郡縣陛下居今欲為秦之郡縣乎欲為周之封建乎其必有所擇於斯矣而乃但以建瓴譬之使後世不務德而務險者又得斯言以藉口敬其得為至論乎

婁敬　本傳婁敬齊人也虞將軍入言上上召見賜食已而問敬敬說曰

陛下都雒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邰吐財反邰邑名也即今武功故城是其處積德絫善十餘世公劉避桀居豳太王以狄伐故去豳杖馬箠去居岐國人爭歸之及文王為西伯斷虞

芮訟二國爭田見文王之德而自和也虞今虞州是也芮今芮城縣是也始受命呂望伯夷自海濱來歸之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上八百諸侯遂滅殷成王即位周公之屬傅相焉乃營成周都雒以為此天下中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鈞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務以德致人不欲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及周之衰分而為二天下莫朝周周不能制非德薄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沛收卒三千人以之徑往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籍戰滎陽大戰

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骸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不絶傷夷者未起夷創也而欲比隆成康之時臣竊以為不侔矣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府聚也萬物所聚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鬬不搤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勝亢喉嚨音岡搤與扼同捉持也今陛下入關而都按秦之故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高帝問羣臣羣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

世則亡不如都周上疑未能決及留侯明言入關便即日駕西都關中於是上曰本言都秦地者婁敬婁者劉也賜姓劉氏拜爲郎中號曰奉春君

聞樂對

愚曰君臣所以相維者分而已上定其分則不至於亂下安其分則不至於怨故同一封建也周封建而無患漢封建有利有不利也周之制立而其分明漢無制而其分淆故也使當漢世上定其分何至於吳楚七國之削而亂下安其分何至中山靖王之對而怨當時朝議但知土地可削與不可削恩寵可密與不可密古制不復大分不明怨叛之迭興也宜哉

中山靖王

武帝初即位大臣懲七國事議者多冤晁錯皆以諸侯泰强欲稍侵削數

奏暴其過惡諸侯王自以骨肉至親今或無罪爲臣下所侵辱有司吹毛求疵笞服其臣使證其君

建元三年代王登長沙王發中山王勝濟川王明來朝天子置酒勝聞樂聲而泣問其故

勝對

曰

臣聞悲者不可爲絫欷思者不可爲歎息　聞欷歎之聲則悲思益甚

故高漸離擊筑易水之上荆軻爲之低而不食　燕太子丹遣荆軻刺秦王賓客祖於易水之上漸離擊筑士皆垂泣荆卿不能復食

雍門子壹微吟孟嘗君爲之於邑　齊之賢者居雍門因以爲號善鼓琴見孟嘗君先說萬歲之後高臺既已顛曲池又已平墳墓生荆棘牧豎遊其上孟嘗亦如是乎孟嘗君喟然歎息也於邑短氣貌

今臣心結日

久聞㓜眇之聲不知涕泣之横集也㓜一笑反眇音妙精微也夫衆喣漂山喣吹喣也聚蟁成雷朋黨執虎十夫橈椎橈曲也是以文王拘於羑里孔子阨於陳蔡此乃烝庶之成風增積之生害也烝庶謂衆人也臣身遠與寡莫爲之先衆口鑠金積毀銷骨叢輕折軸羽翮飛肉紛驚逢羅潛然出涕臣聞白日曬光幽隱皆照明月曜夜蟁䖟宵見然雲烝列布杳冥晝昏塵埃抪覆昧不見泰山抪音鋪布散也何則物有蔽之也今臣雍閼不得聞雍讀曰壅雍塞也閼猶止也讒言之徒蜂生

道遼路遠曾莫爲臣聞臣竊自悲也臣聞社鼷不灌屋鼠不熏何則所託者然也臣雖薄也得蒙肺附位雖卑也得爲東藩屬又稱兄（於戚屬爲帝兄）今羣臣非有葭莩之親鴻毛之重（葭莩喻薄鴻毛喻輕薄甚也）羣居黨議朋友相爲使夫宗室擯卻骨肉氷釋斯伯奇所以流離比干所以横分也詩云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歎唯憂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臣之謂也（具以吏所侵聞於是上乃厚諸侯之禮省有司所奏諸侯事加親親之恩焉其後更用主父偃謀令諸侯以私恩自裂地分其子弟而漢爲定制封號輒别屬漢郡漢有厚恩

而諸侯地稍自
分析弱小云

議禁民挾弓弩對

愚曰三代以真心待民寓兵於農而王張夾庚唐大六弓所以授射者各有等故無盜賊之禍秦皇以疑心待人禁民爲兵而銷鋒鏑遂有盜賊之變嗚呼士之生也以射天子之擇士也以射羣士之習讓也亦以射公孫弘謂十賊彍弩百吏不敢前是欲禁民而適以滋盜也善乎吾丘壽王曰聖王務教化而省刑制惟君人以誠待民而不疑則盜可消矣仁人之言哉

吾丘壽王

武帝時爲光禄大夫侍中丞相公孫弘言十賊彍弩百吏不敢前臣愚以爲禁民毋得挾弓弩便上下其議壽王對曰

臣聞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討邪也五兵謂矛戟弓劔戈安居則以制猛獸而備非常有事則以設守衛而施行陣及至周室衰微上無明王諸侯力政彊侵弱衆暴寡海内抏敝巧詐並生抏音五官反抏訛盡也是以知者陷愚勇者威怯苟以得勝爲務不顧義理故機變械飾所以相賊害之具不可勝數於是秦兼天下廢王道立私議滅詩書而首法令去仁恩而任刑戮墮名城殺豪傑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以耰鉏箠梃相撻擊耰磨田之器箠馬撾也梃大杖也

犯法滋衆盜賊不勝至於赭衣塞路羣盜滿山卒以亂亡故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舉俊材興學官三公有司或由窮巷起白屋裂地而封宇內日化方外鄉風然而盜賊猶有者郡國二千石之罪非挾弓弩之過也禮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舉之明示有事也有四方扞禦之事孔子曰吾何執執射乎大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詩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言貴中也愚聞聖

王合射以明教矣未聞弓矢之爲禁也且所爲禁者爲盜賊之以攻奪也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姦之於重誅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竊以爲亡益於禁姦而廢先王之典使學者不得習行其禮大不便書奏上以難丞相弘弘詘服焉

得寶鼎對愚曰壽王寶鼎之對與終軍白麟奇木之對異壽王之對言鼎非周家之鼎其辭猶婉而諷終軍之對言物爲賓遠之徵其辭乃諛以夸終軍不及壽王遠矣

吾丘壽王時汾陰得寶鼎武帝嘉之薦見宗廟臧於甘泉宮羣臣皆上壽賀曰陛下得周鼎壽王獨曰非周鼎上聞之召而問之曰今朕得周鼎羣臣皆以爲然壽王獨以爲非何也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壽王對曰

臣聞周德始乎后稷長於公劉大於太王成於文武顯於周公德澤上昭天下漏泉無所不通上天報應鼎爲周出故名曰周鼎今漢自高祖繼周亦昭德顯行布恩施惠六合和同至於陛下恢廓祖業功德愈盛天瑞並至珍祥畢見昔秦始皇親出鼎於彭城而不能得天祚

有德而寳鼎自出此天之所以與漢乃漢寳非周寳也

上曰善羣臣皆稱萬歲

淮南王對愚曰士欲忠愛其主當執義以力爭不當適詞以中變被論吳楚之得失援引秦漢之興亡其論甚正若執此不變安知淮南之心不有所忌而不敢發被乃轉爲必不得已之論既欲詐爲丞相御史書徙豪傑以激民怨又詐爲詔獄書逮諸侯太子及幸臣以懼諸侯其適也而至於譎與前之説眞爲二人被誅宜哉故著之以爲人臣之戒

伍被本傳被楚人也時淮南王安好術學折節下士招致英儁以百數被爲冠首久之淮南王陰有邪謀被數微諫後王坐東宫召被欲與計事呼之曰將軍上被曰王安得亡國

之言乎昔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乃曰臣今見麋鹿遊姑蘇之臺也今臣亦將見宮中生荆棘露霑衣也於是王怒繫被父母囚之三月

王復召被曰將軍許寡人乎被曰小臣將為大王畫計耳臣聞聰者聽於無聲明者見於未形故聖人萬舉而萬全文王壹動而功顯萬世列為三王所謂因天心以動作者也王曰方今漢廷治乎亂乎被曰天下治王不說讀作悅曰公何以言治也被對曰被竊觀朝廷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序也皆得其理上之舉錯遵古之道風

俗紀綱未有所缺重裝富賈周流天下道無不通交易之道行南越賓服羌僰貢獻東甌入朝僰西南夷音蒲北反廣長榆廣大也王恢所謂樹榆以為塞也開朔方匈奴折傷雖未及古太平時然猶為治也王怒被謝死罪王又曰山東即有變漢必使大將軍將而制山東公以為大將軍何如人也被曰臣所善黃義從大將軍擊匈奴言大將軍遇士大夫以禮與士卒有恩衆皆樂為用騎上下山如飛神力絶人如此數將習兵未易當也及謁者曹梁使長安來言

大將軍號令明當敵勇常爲士卒先須士卒休乃舍穿井得水乃敢飲軍罷士卒已踰河乃度皇太后所賜金錢盡以賞賜雖古名將不過也王曰蓼太子 服虔曰淮南太子也文穎曰食采於此或言外家姓也師古曰蓼自地名而王之太子豈以食地爲號文言外家姓近爲得之亦猶漢之栗太子也 知略不世出非常人也以爲漢廷公卿列侯皆如沐猴而冠耳被曰獨先刺大將軍乃可舉事王復問被曰公以爲吳舉兵非邪被曰非也夫吳王賜號爲劉氏祭酒受几杖而不朝王四郡之衆地方數千里采山

銅以爲錢煮海水以爲鹽伐江陵之木以爲船國富民衆行珍寶賂諸侯與七國合從舉兵而西破大梁敗狐父在梁碭之閒父音甫奔走而還爲越所擒死於丹徒即今潤州丹徒縣頭足異處身滅祀絶爲天下戮天下之人皆共戮之夫以吳衆不能成功者何也誠逆天違衆而不見時也王曰男子之所死者一言耳且吳何知反漢將一日過成臯者四十餘人今我令緩先要成臯之口周被下頴川兵塞轘轅伊闕之道陳定發南陽兵守武關河南太守獨有雒陽

耳何足憂然此北尚有臨晉關河東上黨與河內趙國界者通谷數行言此北尚嶮阻其谿谷可通行者有數處人言絕成皐之道天下不通據三川之險招天下之兵公以爲何如被曰臣見其禍未見其福也後漢逮淮南王孫建繫治之王恐陰事泄謂被曰事至吾欲遂發天下勞苦有閒矣諸侯頗有失行皆自疑我舉兵西鄉讀曰嚮必有應者無應即還略衡山勢不得不發被曰略衡山以擊廬江有尋陽之船守下雉之城下雉江夏縣名也結九江之浦絕豫章之

口彊弩臨江而守以禁南郡之下東保會稽南通勁越屈彊江淮閒可以延歲月之壽耳未見其福也王曰左吳趙賢朱驕如皆以爲什八九成吳賢驕如王之三臣公獨以爲無福何被曰大王之羣臣近幸素能使衆者皆前繫詔獄餘無可用者王曰陳勝吳廣無立錐之地百人之聚起于大澤奮臂大呼天下嚮讀曰響應西至於戲而兵百二十萬今吾國雖小勝兵可得二十萬公何以言有禍無福被曰臣不敢避子胥之誅願大王無爲吳王之聽

往者秦爲無道殘賊天下殺術士燔詩書滅聖迹棄禮義任刑法轉海瀕之粟致于西河當是之時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餽女子紡績不足於蓋形遣蒙恬築長城東西數千里暴兵露師常數十萬死者不可勝數僵尸蒲野流血千里於是百姓力屈欲爲亂者十室而五又使徐福入海求仙藥多齎珍寶童男女三千人五種百工而行（五種五穀之種）徐福得平原大澤止王不來於是百姓悲痛愁思欲爲亂者十室而六又使尉佗踰五嶺攻百越

尉佗知中國勞極止王南越行者不還往者莫返於是百姓離心瓦解欲爲亂者十室而七興萬乘之駕作阿房之宮收大半之賦發閭左之戍父不寧子兄不安弟政苛刑慘民皆引領而望傾耳而聽悲號仰天叩心怨上欲爲亂者十室而八客謂高皇帝曰時可矣高帝曰待之聖人當起東南閒不一歲陳吳大呼火故反。中閒不經歲也劉項並和天下嚮應和胡臥反所謂蹈瑕釁因秦之亡時而動百姓顒之若枯旱之望雨故起於行陳之中以成帝

王之功今大王見高祖得天下之易也獨不觀近世之吳楚乎當今陛下臨制天下壹齊海内汜愛蒸庶汜普也蒸衆也汜敷劒反布德施惠口雖未言聲疾雷震令雖未出化馳如神心有所懷威動千里下之應上猶景響也而大將軍材能非直章邯楊熊也王以陳勝吳廣論之被以爲過矣且大王之兵衆不能什分吳楚之一天下安寧又萬倍於秦時願王用臣之計臣聞箕子過故國而悲作麥秀之歌痛紂之不用王子比干之言也故孟子曰紂

貴為天子死曾不如匹夫是紂先自絶久矣非死之日天去之也今臣亦竊悲大王棄千乘之君將賜絶命之書為羣臣先身死于東宫也被因流涕而起後王復召問被苟如公言不可以徼倖邪被曰必不得已被有愚計王曰奈何被曰當今諸侯無異心百姓無怨氣朔方之郡土地廣美民徙者不足以實其地可爲丞相御史請書詐為此文書令徙人徙郡國豪傑及耐罪已上以赦令除家産五十萬以上者皆徙其家屬朔方之郡益發甲卒急

其會日又偽爲左右都司空上林中都官詔獄書逮諸侯太子及幸臣如此則民怨諸侯懼即使辯士隨而說之黨可以徼幸王曰此可也雖然吾以不至若此專發而已後事發覺被詔吏自告與淮南王謀反蹤迹如此天子以伍被雅辭多引漢美欲勿誅張湯曰被首爲王畫反計罪無赦遂誅

化民有道對愚曰方朔進身不以正而進言則時出於正武帝招致天下文學材智士一言悟意騶置左右爲天子私人發兵會稽主於嚴助起上林苑主於吾丘壽王開西南夷主於司馬相如建朔方郡主於主父偃獨方朔以滑稽寓諷諫化民有道一對隱然格心之言雖

進身不以正而言則正矣夫帝於羣臣治化之道凡二問之公孫弘弘曰使邪吏行弊政用倦令治薄民民不可得而化是求其末而甚其侈也問之東方朔朔曰燔甲帳卻走馬是正其本而抑其侈也弘之不如朔明矣

東方朔時天下侈靡趨末百姓多離農畝上從容問朔吾欲化民豈有道乎朔對曰云云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尚難言也臣不敢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見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綈足履草舄以韋帶劒莞

蒲爲席兵木無刃衣緼無文緼亂絮也言內有亂絮上無文絲集上書
囊以爲殿帷以道德爲麗以仁義爲準於是天下望風
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爲小圖起建章左鳳闕
右神明鳳闕闕名神明臺名號稱千門萬户木土衣綺繡狗馬被
繢罽繢五綵也罽織毛也即鸜鵒之屬宮人簪瑇瑁垂珠璣設戲車教
馳逐飾文采藂珍怪撞萬石之鐘擊雷霆之鼓作俳優
舞鄭女上爲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之
難者也陛下誠得用臣朔之計推甲乙之帳燔於四通

之衢却走馬示不復用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願陛下留意察之

朔雖談笑然時觀察顏色直言切諫上常用之

火災對

容齋洪邁曰以武帝之嗜殺時臨御方數歲可與爲善廟殿之災豈無他説而仲舒首勸其殺骨肉大臣與平生學術大爲乖剌馴致數萬人之禍皆此書啓之也然則下吏幾死蓋天所以激步舒之言使其就戮非不幸也○西山真氏曰按漢儒自仲舒前未有言災異者故五行志云仲舒治公羊春秋推陰陽爲儒者宗愚謂仲舒對策言天人相與之際以爲天心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又謂人君所爲美惡之極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皆藥石之至言

也至火災之對則傅會甚矣況又導人主以誅殺與前所謂尚德不尚刑者何其自相戾邪夫親戚之驕僭近臣之專橫夫豈無道以裁制之豈必誅殺而後快哉史稱仲舒居家推說其意草稾未上主父偃竊其書奏焉上召視諸儒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為大愚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仲舒遂不敢復言災異其後淮南衡山反上思仲舒前言使呂步舒持斧鉞治淮南獄以春秋誼顓斷於外不請既還事上皆是之史又言淮南衡山江都謀反迹見公卿尋端治之竟其黨與坐死者數萬人夫反謀不過數人而坐死者若是其衆豈非仲舒前言有以發帝之忍心與故於此篇存而不削以為後人輕言災異者之戒云○愚曰聖人作經不專言災異漢儒傳經乃專證災異夫洪範明道非專為庶徵而劉歆摘以傳五行春秋尊王非

專為陰陽而劉向指以傳禍福賢如董仲舒不免況眭孟夏侯勝之流仲舒治公羊之學繁露一書深有發明而志五行者言仲舒以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為儒者宗析證附會又以演縱閉之術火災一對不拘則鑿班固志五行且以向歆京房與仲舒之說臚列證應後仲舒下獄幾死終身不敢言災異言數之不若言道昭昭矣

董仲舒 武帝建元六年六月遼東高廟災四月高園便殿火仲舒對云云

春秋之道舉往以明來是故天下有物視春秋所舉與同比者精微眇以存其意通倫類以貫其理天地之變國家之事粲然皆見亡所疑矣按春秋魯定公哀公時

季氏之惡已熟而孔子之聖方盛夫以盛聖而易熟惡
季孫雖重魯國雖輕其勢可成也故定公二年五月兩
觀災兩觀僭禮之物天災之者若曰僭禮之臣可以去
已見罪徵而後告可去此天意也定公不知省至哀公
三年五月桓宮釐宮災二者同事所為一也若曰燔貴
而去不義云爾哀公未能見故四年六月亳社災兩觀
桓釐廟亳社四者皆不當立天皆燔其不當立者以示
魯欲其去亂臣而用聖人也今高廟不當居遼東高園

殿不當居陵旁於禮亦不當立與魯所災同其不當立久矣至於陛下時天乃災之者殆亦其時可也天災若語陛下當今之世非以太平至公不能治也視親戚貴屬在諸侯遠正最甚者忍而誅之如吾燔遼東高廟乃可視近臣在國中處旁仄及貴而不正者忍而誅之如吾燔高園殿乃可云爾在外而不正者雖貴如高廟猶災燔之況諸侯乎在內不正者雖貴如高園殿猶燔災之況大臣乎此天意也罪在外者天災外罪在內者天

災内熇甚罪當重熇簡罪當輕承天意之道也

雨雹對　西山眞氏曰望之此對顯指霍氏罪適當上意故寵擢隨之當孝宣於在位二十五年災異衆矣見於臣下之論奏者惟望之此對而已魏相輔政四方有災變輒奏言然神爵改元正弱翁居位之日不聞有所正救自是鳳凰集甘露降黃龍見無歲蔑有豈珍符景况誠若是多邪殆必有粉飾傅會以希媚悅者若黃霸之鶡雀是也及望之之為御史大夫奏謂三公非人則三光不明今日月少光咎在臣等則有左遷之譴人以為嫚丞相之故愚獨疑其以此忤上旨蓋人主以瑞應為夸則必以災異為諱宜其歌頌者踵闒而論爭者希闊也○愚曰望之剛直之士也世儒言霍光不禮望之至禹山用事望之因雨雹之對以傾霍氏噫望之豈有

是哉望之但知為公家而言安知挾私恨而報當時霍氏權勢叛逆如泥中之闘獸徙薪之疏人知之雨雹之災天亦知之特他人不敢言而望之乃言之耳嗚呼事至於人知天知而不敢言豈國之福哉望之蓋摭實而言之耳若曰挾前日不禮之仇而遂言焉其知望之淺矣

蕭望之本傳為大行治禮丞時大將軍光薨親屬皆宿衛内侍地節三年夏京師雨雹望之上疏願賜清閒之宴口陳災異之意宣帝自在民間聞望之名曰此東海蕭生邪下少府宋畸問狀無有所諱望之對云云

春秋昭公三年大雨雹是時季氏專權卒逐昭公鄉使魯君察於天變宜無此害今陛下以聖德居位思政求

賢堯舜之用心也然而善祥未臻隂陽不和是大臣任政一姓擅勢之所致也附枝大者賊本心私家盛者公室危唯明主躬萬機選同姓舉賢材以為腹心與參政謀令公卿大臣朝見奏事明陳其職以考功能如是則庶事理公道立姦邪塞私權廢矣

伐匈奴對

愚曰常人之情見小利則貪國家之於戎狄而可若是乎匈奴爭立漢宣帝欲乘其隙而未之决遣侍臣韓增四人以問望之望之引春秋士匄之事以對大義也使宣帝能如望之之言亦三代帝王用兵之仁矣後卒遣將輔呼韓邪以定其國帝至是非見小利者矣

蕭望之本傳宣帝時為御史大夫五鳳中匈奴大亂議者多曰匈奴為害日久可因其壞亂舉兵滅之詔遣中朝大司馬車騎將軍韓增等問望之計策望之對云云

春秋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師古曰士匄晉大夫范宣子也春秋公羊傳襄十九年齊侯環卒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還者何善辭也大其不伐喪也以為恩足以服孝子誼足以動諸侯前單于慕化鄉善稱弟弟順也鄉讀曰嚮遣使請求和親海內欣然夷狄莫不聞未終奉約不幸為賊臣所殺今而伐之是乘亂而幸災也彼必奔走遠遁不以義動兵恐

勞而無功宜遣使者弔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如遂蒙恩得復其位必稱臣服從此德之盛也上從其議後竟遣兵護輔呼韓邪單于定其國

罷朱厓對唐仲友曰賈捐之諫伐珠厓一事與嚴助甚别自取其死與嚴助同不可以人廢言又曰捐之能言之士○愚曰賈捐之有狷介之節而不能守始也短石顯終也不得用而薦石顯此其志之數變特如當時鄭朋者流若非諫廢珠厓一疏殆為名教罪人矣其喪身宜也

賈捐之元帝初元元年珠厓又反發兵擊之諸縣更叛連年不定上與有司議大發軍

捐之建議以為不當擊上使侍中駙馬都尉樂昌侯王商詰問捐之曰珠厓内屬為郡久矣今背叛逆節而云不當擊長匈奴之亂虧先帝功德經義何以處之捐對云云

臣幸得遭明盛之朝蒙危言之策無忌諱之患敢昧死竭卷卷臣聞堯舜聖之盛也禹入聖域而不優故孔子稱堯曰大哉韶曰盡善禹曰無間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于海朔南暨聲教迄于四海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彊治也故君臣歌德含氣之物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東不

過江黄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蠻荆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視聽之類咸樂其生越裳氏重九譯而獻此非兵革之所能致及其衰也南征不還謂昭王為楚所溺也齊桓捄其難謂襄王也初為太子而惠王欲立王子帶齊桓以為首止之盟以定太子之位孔子定其文孔子作春秋夷狄之國雖大自稱王者皆貶為子以至乎秦興兵遠攻貪外虛內務欲廣地不慮其害然地南不過閩越北不過太原而天下潰畔禍卒在於二世之末長城之歌至今未絶賴聖漢初興為百姓請命平定天下至孝文皇帝閔中

國未安偃武行文則斷獄數百民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於是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當此之時逸游之樂絶奇麗之賂塞鄭衛之倡微矣夫後宮盛色則賢者隱處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謚為孝文廟稱太宗至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都内之錢貫朽而不可校

乃探平城之事録冒頓以來數為邊害籍兵厲馬因富
民以攘服之西連諸國至于安息東過碣石以玄菟樂
浪為郡北郤匈奴萬里更起營塞制南海以為八郡則
天下斷獄萬數民賦數百造鹽鐵酒榷之利以佐用度
猶不能足當此之時寇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死於前
子鬬傷於後女子乘亭鄣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
巷哭遥設虚祭想魂乎萬里之外淮南王盜寫虎符隂
聘名士關東公孫勇等詐為使者是皆廓地泰大征伐

不休之故也今天下獨有關東關東大者獨有齊楚民衆久困連年流離離其城郭相枕席於道路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悁悁之忿欲驅士衆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飢饉保全元元也詩云蠢爾蠻荆大邦為讎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畔動為國家難自古而患之久矣何況乃復其南方萬里之蠻乎駱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與禽

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顓顓獨居一海之中霧露氣濕多毒草蟲蛇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又非獨珠厓有珠犀瑇瑁也瑇瑁文甲也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鼈何足貪也臣竊以往者羌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乃以少府禁錢續之夫一隅為不善費尚如此況於勞師遠攻亡士毋功乎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方今又不便臣愚以為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

無以為顧遂稾珠厓專用恤關東為憂

日食地震對 西山真氏曰谷永所陳災異大抵皆歸咎後宮以黨王氏本不足録以此篇頗得太學遺意姑存之餘皆削去○愚曰此對谷永告君之初說也成帝自為太子以好色聞永因日食地震歷指後宮嬖寵燕溺之私未嘗不切中其病是時雖無詆王氏之詞亦無黨王氏之迹猶有可觀至次年四月則直以身自託矣噫永亦儒也而借言語以文奸如此永真小人儒矣

谷永 成帝建始三年冬日食地震同日俱發詔舉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太常陽城侯劉慶忌舉永待詔公車永對曰

陛下秉至聖之純德懼天地之戒異飭身修政納問公卿又下明詔帥舉直言燕見紬繹以求咎愆使臣等得造明朝承聖問臣材朽學淺不通政事竊聞明王即位正五事建大中以承天心則庶徵序於下日月理於上如人君淫溺後宮般樂游田五事失於躬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降而六極至凡災異之變各象過失以類告人乃十二月朔戊申日食婺女之分地震蕭牆之內二者同日俱發以丁寧陛下厥咎不遠宜厚求諸身意豈

陛下志在閨門未卹政事不慎舉錯婁失中與內寵大盛女不遵道嫉妒專上妨繼嗣與古之王者廢五事之中失夫婦之紀妻妾得意謁行於內勢行於外至覆傾國家或亂陰陽昔褒姒用國宗周以喪閻妻驕扇日以不臧（閻嬖寵之族也扇熾也臧善也）此其效也經曰皇極皇建其有極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時則有日月亂行陛下踐至尊之祚為天下主奉帝王之職以統羣生方內之治亂在陛下所執誠留意於正身勉強於力行損燕私之閒

以勞天下放去淫溺之樂罷歸倡優之笑絕卻不享之
義慎節游田之虞起居有常循理而動躬親政事致行
無倦安服若性經曰繼自今嗣王其毋淫于酒毋逸于
游田惟正之共未有身治正而臣下邪者也夫妻之際
王事綱紀安危之機聖王所致慎也昔舜飭正二女以
崇至德楚莊忍絕丹姬以成伯功幽王惑於褒姒周德
降亡魯桓脅於齊女社稷以傾誠修後宮之政明尊卑
之序貴者不得嫉妒專寵以絕驕嫚之端抑褒閻之亂

賤者咸得秩進各得厥職以廣繼嗣之統息白華之怨後宫親屬饒之以財勿與政事以遠皇父之類損妻黨之權未有閨門治而天下亂者也治遠自近始習善在左右昔龍莬納言而帝命惟允四輔既備成王靡有過事誠敕正左右齊栗之臣戴金貂之飾執常伯之職者皆使學先王之道知君臣之義濟濟謹孚無敖戲驕恣之過則左右肅乂羣僚仰法化流四方經曰亦惟先正克左右未有左右正而百官枉者也治天下者尊賢考

功則治簡賢違功則亂誠審思治人之術歡樂得賢之福論材選士必試於職明度量以程能考功實以定德無用比周之虛譽毋聽浸潤之譖愬則抱功修職之吏無蔽傷之憂比周邪偽之徒不得即工小人日消俊乂日隆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又曰九德咸事俊乂在官未有功賞得於前衆賢布於官而不治者也堯遭洪水之災天下分絶為十二州制遠之道微而無乖畔之難者德厚恩深無怨於下也秦居平土一夫大呼

而海内崩析者刑罰深酷吏行殘賊也夫違天害德為
上取怨於下莫甚乎殘賊之吏誠放退殘賊酷暴之吏
錮廢勿用益選温良上德之士以親萬姓平刑釋寃以
理民命務省繇役毋奪民時薄收賦稅毋殫民財使天
下黎元咸安家樂業不苦踰時之役不患苛暴之政不
疾酷烈之吏雖有唐堯之大災民無離上之心經曰懷
保小人惠于鰥寡未有德厚吏良而民畔者也臣聞災
異皇天所以譴告人君過失猶嚴父之明誡畏懼敬改

則禍銷福降忽然簡易則咎罰不除經曰饗用五福畏用六極傳曰六沴作見若不共御六罰既侵六極其下今三年之間災異蜂起小大畢具所行不享上帝上帝不豫炳然甚著不求之身無所改正疏舉廣謀又不用其言是循不享之迹無謝過之實也天責愈深此五者王事之綱紀南面之急務唯陛下留神對奏天子異焉特召見永

災異對愚曰陰陽災異之事難言也眭孟覩公孫病已文勸昭帝求索賢者嬗以帝位而不知其應在宣帝眭孟竟以此誅孔熙先知宋文帝禍起骨肉江州當出天子謀立江州刺史彭

城王而不知其應在孝武熙先亦以此誅陰陽災異之事固難言也蓋天道神而難言緯數隱而莫識其間誤於體驗以至害人者不少而卒自禍者亦多隋煬帝以李氏當有天下遂誅李金才之族而唐高祖乃代隋唐太宗知女武將竊國柄遂濫五娘子之誅而阿武婆幾易姓李尋災異之對歷歷指證似精於緯數者然此時王莽方罷大司馬就第几兩月而尋不知徵應在此何耶其後以漢家中微言之無驗下吏減死一等徙敦煌郡以災異進身者以災異喪身獨柰何哉

李尋本傳哀帝初即位召尋待詔黄門使侍中衛尉傅喜問尋日者水出地動日月失度星辰亂行災異仍重極言無有所諱尋對云云○時綏和二年哀帝即位未改元

陛下聖德尊天敬地畏命重民悼懼變異不忘疏賤之臣幸使重臣臨問愚臣不足以奉明詔竊見陛下新即位開大明除忌諱博延名士靡不並進臣尋位卑術淺過隨衆賢待詔食大官衣御府久汙玉堂之署比得召見亡以自效復特見延問至誠自以逢不世出之命願竭愚心不敢有所避庶幾萬分有一可采唯棄須臾之間宿留瞽言考之文理稽之五經揆之聖意以參天心夫變異之來各應象而至臣謹條陳所聞易曰縣象著

明莫大乎日月夫日者衆陽之長輝光所燭萬里同晷人君之表也故日將旦清風發羣陰伏君以臨朝不牽於色日初出炎以陽君登朝佞不行忠直進不蔽障日中輝光君德盛明大臣奉公日將入專以一君就房有常節君不修道則日失其度晻昧亡光各有云為其於東方作日初出時陰雲邪氣起者法為牽於女謁有所畏難日出後為近臣亂政日中為大臣欺誣日且入為妻妾役使所營間者日尤不精光明侵奪失色邪氣珥

蜺數作本起於晨相連至昏其日出後至日中間差瘉

與愈同

小臣不知内事竊以日視陛下志操衰於始初多矣其咎恐有以守正直言而得罪者傷嗣害世不可不慎也唯陛下執乾剛之德强志守度毋聽女謁邪臣之態諸保阿乳母甘言悲辭之託斷而勿聽勉强大誼絶小不忍良有不得已可賜以貨財不可私以官位誠皇天之禁也日失其光則星辰放流陽不能制陰隂桀得作間者太白正晝經天宜隆德克躬以執不軌臣聞月

者衆陰之長消息見伏百里為品千里立表萬里連紀孟康曰品同也言百里内數同也千里則當立表度其景萬里則繼其本所起紀其宿度妃后大臣

諸侯之象也朔晦正終始弦為繩墨望成君德春夏南

秋冬北間者月數以春夏與日同道房有四星其間有三道春夏南行南頭第一星裏道也秋冬北行北頭第一星裏道也與日同道者謂中央道也北三道者日月五星之所由也

過軒轅上后受氣軒轅南大星為后入太微帝廷揚光輝犯上

將近臣列星皆失色厭厭如滅厭音檿桒之檿此為母后與政

亂朝陰陽俱傷兩不相便外臣不知朝事竊信天文即

如此近臣已不足杖矣屋大柱小可為寒心唯陛下親賢求士無彊所惡以崇社稷尊彊本朝邪佞之人誠可賤惡勿得寵異使之盛強也臣聞五星者五行之精五帝司命應王者號令為之節度歲星主歲事為統首號令所紀令失度而盛此君指意欲有所為未得其節也又填星不避歲星者后帝共政相留於奎婁歲星為帝填星為女主當以義斷之熒惑往來無常周行兩宫兩宫謂紫微太微作態低卬入天門上明堂貫尾亂宫角兩星為天門房為明堂尾為後宫常太占當從尾北而今貫之尾為後宫之義

白發越犯庫發越疾貌庫奎為天庫兵寇之應也貫黃龍入帝庭黃龍軒轅也當門而出隨熒惑入天門至房而分欲與熒惑為患不敢當明堂之精此陛下神靈故禍亂不成也熒惑厥弛厥弛動搖貌佞巧依勢微言毀譽進類蔽善太白出端門端門太微正南門臣有不臣者火入室金上堂熒惑入熒室也火入室謂熒惑歷兩宮也金謂太白也上堂入房星也不以時解其憂凶填歲相守又主內亂宜察蕭牆之內毋忽親疏之微誅放佞人防絶萌芽以遏滌濁濊穢同消散積惡毋使得成禍亂辰星

主正四時當效於四仲四時失序則星辰作異今出於歲首之孟天所以譴告陛下也政急則出蚤政緩則出晚政絶不行則伏不見而為彗茀(孛同)四孟皆出為易王命四季皆出星家所諱今幸獨出寅孟之月蓋皇天所以篤祐陛下宜深自改治國固不可以戚戚欲速則不達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加以號令不順四時既往不咎來事之師也間者春三月治大獄時賊陰立逆恐歲小收季夏舉兵法時寒氣應恐後有霜雹之災秋月

行封爵其月土濕與違於月令也與溫也恐後有雷雹之變夫以喜怒賞罰而不顧時禁雖有堯舜之心猶不能致和善言天者必有效於人設上農夫而欲冬田肉袒深耕汗出種之然猶不生者非人心不至天時不得也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書曰敬授民時故古之王者尊天地重陰陽敬四時嚴月令順之以善政則和氣可立致猶枹鼓之相應也今朝廷忽於時月之令諸侍中尚書近臣宜皆令通知月令之意設群下

請事若陛下出令有謬於時者當知爭之以順時氣臣聞五行以水為本其星玄武婺女天地所紀終始所生婺須女也北方天地之統陰陽之終始也水為準平王道公正修明則百川理落脉通偏黨失綱則踊溢為敗書云水曰潤下陰動而界不失其道天下有道則河出圖洛出書故河洛決溢所為最大今汝潁畎澮皆川水漂踊與雨水並為民害此詩所謂爗爗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者也其咎在於皇甫卿士之屬惟陛下留意詩人之言少抑外親

大臣臣聞地道柔靜陰之常義也地有上中下其上位震應妃后不順中位應大臣作亂下位應庶民離畔震或於其國國君之咎也四方中央連國歷州俱動者其異最大間者關東地數震五星作異亦未大逆宜務崇陽抑陰以救其咎固志建威閉絶私路拔進英雋退不任職以彊本朝夫本彊則精神折衝（折衝言有欲衝突為害者則能折挫之）本弱則招殃致凶為邪謀所陵聞往者淮南王作謀之時其所難者獨有汲黯以為公孫弘等不足言也弘

漢之名相於今亡比而尚見輕何況亡弘之屬乎故曰朝廷亡人則為賊亂所輕其道自然也天下未聞陛下奇策固守之臣也語曰何以知朝廷之衰人人自賢不務於通人通人謂薦達賢才故世陵夷馬不伏歷不可以趨道士不素養不可以重國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非虛言也陛下秉四海之衆曾亡柱幹之固守聞於四境殆開之不廣取之不明勸之不篤傳曰土之美者善養禾君之明者善養士人皆可

使為君子詔書進賢良赦小過無求備以博聚英儁如近世貢禹以言事忠切蒙尊榮當此之時士厲身立言者多禹死之後日日以衰及京兆尹王章坐言事誅滅智者結舌邪偽並興外戚顓命君臣隔塞至絶繼嗣女宮作亂謂趙飛燕姊妹也此行事之敗誠可畏而悲也本在積任母后之家非一日之漸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也先帝大聖深見天意昭然使陛下奉承天統欲矯正之也宜少抑外親選練左右舉有德行道術通明之士充

備天官然後可以輔聖德保帝位承太宗下至郎吏從官行能亡以異又不通一藝及博士無文雅者宜皆使就南畝以視天下明朝廷皆賢材君子於以重朝尊君滅凶致安此其本也臣自知所言害身不辟死亡之誅唯財留神反覆愚臣之言

上日食對 班固曰孝成之世委政外家諸舅持權重於丁傅故孝哀時杜鄴敢譏丁傅而欽永不敢言王氏其勢然也〇愚曰王氏篡漢天固已示變於人而人弗知之者眞數之所至天弗能移也哀帝元壽元年已未正月朔日食去莽已篡位才十年耳當時鮑宣曰小民正朔

日尚恐毀敗器物況日虧乎是亦知旦日之變非細故矣謂宜上下痛心推尋禍變靡所不至而王嘉直士也於嬖臣則指董賢后家則指傅晏丁明而王莽依憑横恣曾不及言謂嘉為宛轉回護固不可也而不之言其數乎蓋至杜鄴乃能歷數諸人而列莽其中亦壯矣而次年六月董賢誅七月丁傅免乃皆死於王莽之手嗚呼數而至此天能使漢除羣兇而不能使漢除莽柰之何哉嘉之不言吾故不敢深咎之也

杜鄴本傳元壽元年正月朔上以皇后父孔鄉侯傅晏為大司馬衛將軍而帝舅陽安侯丁明為大司馬驃騎將軍臨拜日食詔舉方正直言扶陽侯韋育舉鄴鄴曰

臣聞禽息憂國碎首不恨禽息秦大夫薦百里奚而不見納穆公出當車以頭擊闑

腦乃播出曰臣生無補於國不如死也繆公感寤用百里奚秦以大治卞和獻寶刖足願之臣幸得奉直言之詔無二者之危敢不極陳臣聞陽尊陰卑卑者隨尊尊者兼卑天之道也是以男雖賤各為其家陽女雖貴猶為其國陰故禮明三從之義雖有文母之德必繫於子春秋不書紀侯之母陰義殺也隱二年紀侯使裂繻來逆女公羊傳曰婚禮不稱主人主人謂壻也不稱母母不通也殺謂減降昔鄭伯隨姜氏之欲終有叔段篡國之禍周襄王內迫惠后之難而遭居鄭之危漢興呂太后權私親屬又以外孫為

孝惠后是時繼嗣不明凡事多晻（與暗同）晝昏冬雷之變不可勝載竊見陛下行不偏之政每事約儉非禮不動誠欲正身與天下更始也然嘉瑞未應而日食地震民訛言行籌傳相驚恐案春秋災異以指象為言語故在於得一類而達之也日食明陽為陰所臨坤卦乘離明夷之象坤以法地為土為母以安靜為德震不陰之效也占象甚明臣敢不直言其事昔曾子問從令之義孔子曰是何言與善閔子騫守禮不苟從親所行無非理

者故無可聞也前大司馬新都侯莽退伏弟家以詔策決復遣就國高昌侯宏（董宏也）去蕃自絕猶受封土制書侍中駙馬都尉遷（傅遷也）不忠巧佞免歸故郡間未旬月則有詔還大臣奏正其罰卒不得遣而反兼官奉使顯寵過故及陽信侯業（傅業太后同母弟子）皆緣私君國非功義所止諸外家昆弟無賢不肖並侍帷幄布在列位或典兵衛或將軍屯寵意并于一家積貴之勢世所希見所希聞也至乃並置大司馬將軍之官皇甫雖盛三桓雖

隆魯為作三軍無以甚此當拜之日晻然日食不在前後臨事而發者明陛下謙遜無專承指非一所言輒聽所欲輒隨有罪惡者不坐辜罰無功能者畢受官爵流漸積猥正尤在是欲令昭昭以覺聖朝昔詩人所剌春秋所譏指象如此殆不在他由後視前忿邑非之逮身所行不自鏡見則以為可計之過者踈賤獨偏見疑内亦有此類天變不空保右世主如此之至奈何不應臣聞野雞著怪高宗深動大風暴過成王怛然願陛下加

致精誠思承始初事稽諸古以厭下心則黎庶羣生無不說喜上帝百神收還威怒禎祥福禄何嫌不報鄭末拜病

辛

日蝕對西山真氏曰光始為諫大夫即以議不合去其後議中山王宜為嗣以不中意左遷及為相議傅太后宜改築宮以防預政之漸所謂精忠遠慮者重以沮傅氏稱尊之議至於免相可謂不辱儒者之名光烈君之節及元壽元年之徵是時正月朔日食丞相嘉論董賢之寵至為懇切上浸不說而光上日食之對乃無一語及董賢識者固得以窺其中矣及二月丙戌白虹干日鮑宣上書上感大異納宣言徵何武彭宣拜鮑宣為司隷既而上託傅太后遺詔益

封董賢二千户王嘉封還詔書言益切而光為光禄大夫方且劾嘉迷國罔上不道請謁者召嘉詣廷尉詔獄竟以不食嘔血死光之阿附小人誣罔公論一至於此尚何足言儒者乎嘉之將死自謂賢故丞相孔光而不能進惡董賢父子佞邪而不能退上思嘉言以光為御史大夫尋復相吁嘉以為賢而光乃誣嘉以為迷國嘉之失不過知人不明光之罪不可復贖矣觀董賢傳所載卑諂佞媚之態千載而下猶可想見既以此附賢又以此附莽卒至移國與人而不恥所謂苟患失之無所不至者也學者觀此當知保初節之易而保晚節之難知此則志不可以不持氣不可以不養日新之學不可以不進直亮之友不可以不親庶乎其免矣

孔光本傳光為丞相重忤傅太后指由是傳氏在位者與朱博表裏共毁譖光遂策免光

退閭里杜門自守會元壽元年正月朔日有蝕之徵光詣公車問日蝕事光對云云○按通鑑光對在杜鄴後

臣聞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表至尊之象君德衰微陰道盛彊侵蔽陽明則日蝕應之書曰羞用五事建用皇極如貌言視聽思失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荐臻六極屢降皇之不極是為大中不立其傳曰時則有日月亂行謂朓（吐了反）側匿（朓行疾也側匿行遲也）甚則薄蝕是也又曰六沴（沴惡氣也）之作歲之朝曰三朝（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故曰三朝）其應

至重乃正月辛丑朔日有蝕之變見三朝之會上天聰明苟無其事變不虛生書曰惟先假王正厥事言異變之來起事有不正也臣聞師曰天右與王者故災異數見以譴告之欲其改更若不畏懼有以塞除而輕忽簡誣則凶罰加焉其至可必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又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皆謂不懼者凶懼之則吉也陛下聖德聰明兢兢業業承順天戒敬畏變異勤心虛己延見羣臣思求其故然後敕躬自約總正萬

事放遠讒說之黨援納斷斷之介退去貪殘之徒進用賢良之吏平刑罰薄賦斂恩澤加於百姓誠為政之大本應變之至務也天下幸甚書曰天既付命正厥德言正德以順天也又曰天棐諶辭言有誠道天輔之也明承順天道在於崇德博施加精致誠孳孳而已俗之祈禳小數無益於應天塞異消禍興福較角然甚明無可疑惑書奏上說賜光束帛拜為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給事中位次丞相

先主詰亮問對愚曰武侯置曹掾圖刑益韓信定三秦臧項籍規摹皆定於始見之

日而辛如其説後世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議武侯議之正論也然兼弱攻昧取亂侮亡乃極濟之急着使亮不取之亦為盜有耳備以帝室之胄得之不賢於盜乎且吾以信對觀之背水囊沙應猝爾豈若魚復八陣之為經久戰勝攻取將才爾豈若開誠心十二字之為相道而又井陘之師信為敵人所料褒中子午谷之不可也亮自知之優劣較然成敗不必論

諸葛亮　時徐庶薦諸葛於先主先主三至乃因屏人曰漢室傾頹奸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短淺遂用猖蹶至于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

亮答曰

自董卓以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

於袁紹則名微而衆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為彊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與為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卹智能之士思得明

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覽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内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荆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出於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先主曰善

對江都王論三仁伊川程氏曰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仲舒所以度越諸子○晦菴朱氏曰董仲舒才不及陸宣公而學問過之又曰漢儒惟董仲舒純粹其學甚

正非諸人比只是無精彩極好處只有正誼明道兩句○又曰仲舒所立甚高後世所以不如古人者以道義功利關不透耳○西山眞氏曰孟子之後其能深闢五霸者惟仲舒為然蓋仁義者知正義而已利之有無不論也知明道而已功之成否不計也謂天下通行之路其實一也霸者則惟利是謀而於義有不暇顧惟功是計而於道有不暇卹此所以見黜於孔氏之門也至本朝程顥又謂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於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曲徑之中而卒不可入堯舜之道顥之言與孟子仲舒實相表裏

董仲舒 仲舒為江都相事易王王問曰越王勾踐與大夫泄庸種蠡謀伐吳遂滅之孔

子稱殷有三仁寡人亦以為越有三仁仲舒對

臣聞昔者魯君問柳下惠吾欲伐齊何如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為至於我哉徒見問耳且猶羞之況設詐以伐吳乎由此言之粵本無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為其先詐力而後仁誼也苟為詐而已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也五伯比於他諸侯為賢其比三王猶武夫之與美玉也

武夫石而
似玉者

文選補遺卷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選補遺卷十九

詳校官中書臣丁榮祚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鈴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録監生臣趙枝發

文選補遺卷十九

元 陳仁子 輯

策

愚曰漢有射策有對策射策者隱義難問隨所探而釋之對策者直以事問而直對之也文帝十四年九月策賢良能直言極諫者得晁錯策始此蓋有虞敷納以言之遺意○明道程顥曰漢策賢良猶是人舉之如公孫弘者猶强起之乃就對至如後世賢良乃自求舉若果曰我心只望廷對欲直言天下事則亦可尚已若志富貴則得志便驕縱失志便放蕩與悲愁而已○錢文子曰漢有賢良始於文帝即位之明年因災異而求直言也當是時未聞有應詔者於是方除誹謗訞言之罪以延

其來越十四年而再詔始得晁錯一人而已歷景至武未遑他事首下賢良之詔又得董仲舒公孫弘二人何其艱哉自是而後得人益陋雖非漢之所以設科之意然上之所以待士下之所以自重尤有可取○東萊呂祖謙曰漢選士雖無三代受拜之禮猶州長身勸為之駕雖以當時號為諂諛如公孫弘者猶是鄉人勸勉而來未嘗自進到得後來唐楊綰投牒自進而士始甚輕○愚曰古者策士本以求直言後世策士乃以備科目上以利祿誘下以利祿求直言且變而諛矣

文帝問賢良策

詔之曰惟十有五年九月壬子皇帝曰昔者大禹勤求賢士施及方外四極之內舟車所至人迹所及靡不

聞命以輔其不逮近者獻其明遠者通厥聰比被善
戮力以翼天子是以大禹能亡失德夏以長楙高皇
帝親除大害去亂從蹤並建豪英以為官師為諫爭
輔天子之闕而翼戴漢宗也賴天之靈宗廟之福方
內以安澤及四夷今朕獲執天下之正以承宗廟之
祀朕既不德又不敏明弗能燭而智不能治此大夫
之所著聞也故詔有司諸侯王三公九卿及主郡吏
各帥其志以選賢良明於國家之大體通於人事之

終始及能直言極諫者各有人數將以匡朕之不逮二三大夫之行當此三道（三道國體人事直言也）朕甚嘉之故登大夫於朝親諭朕志大夫其上三道之要及永惟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四者之闕悉陳其志毋有所隱上以薦先帝之宗廟下以興愚民之休利著之於篇朕親覽焉觀大夫所以佐朕至與不至書之周之密之重之閉之興自朕躬大夫其正論毋枉執事（毋謂執事枉橈）嗚呼戒之二三大夫其帥志

毋怠

東萊呂祖謙曰錯對為諂語以求售世固多論之然論變法之意纔有戰不勝者易其地民貧窮者變其業兩語極稱其美以悅帝之意微見其端以起帝之疑此正錯之術數也賴文帝清靜寡欲不為其所動耳至於論三王計安天下本人情及亡秦之弊亦不可廢也對策百餘人唯錯為高第當時議論之臣固少與錯比其遭為中大夫文帝特竒其材而已觀太史公所叙可見也○晦菴朱熹曰鼂董公孫之對據道理只有仲舒為得公孫已不見好鼂錯所說何事又曰鼂錯說利害處好荅制策便亂道○西山真德秀曰錯言三王明人情獨此為正論若謂五帝神聖其臣莫及故自親事五伯不及其臣故任之以事皆邪說也至稱文帝大功數十皆諛詞也帝以直言極諫求錯以邪說諛詞對可罪哉○愚曰文帝以德化民欲效恭已無為之

治而不過為其臣類皆不足與大有為是以大綱正制度未舉也帝嘗命博士弟子刺六經作王制胸中亦有復古微意深惟民方罷兵專務休息憚於制作賈山明堂太學之事未及施賈誼服色制度之請不遑舉當時宰相以馬上成功乏聖賢之實學元年相陳平二年相周勃四年相張蒼獨蒼相文帝十四年遷固二史於蒼傳入相後行事並不載其人可知矣今策賢良曰吏之不平政之不宣甚厚也晁錯首進得賢佐之說是矣從五帝明之一章起盡對曰陛下仁有餘而政不足富已成而制不立五帝神聖其臣莫及而臯陶稷禹為之佐禮樂刑政事事疇咨三王臣主俱賢而伊傅周召為之佐經邦建國件件周密五伯不及其臣而管高趙魏為之佐兵車田賦物物整飭今陛下可有為之君當求大有為之臣刻心古道為帝王不難臣嘗

過齊授尚書伏生知齊有轅固魯有申培公諸人多有大臣規模惟陛下訪求幸甚錯言若此吾知帝非惡言之人張蒼亦非鉤距之輩而何必枝蔓游詞以訹帝哉况本人情一事皆文帝優為者何待贅錯言不出此惜哉○按晁錯策其正不如仲舒其忠不如劉蕡純疵相半以為漢策之始故存之卷首仍以先儒議論附之首篇使識者擇焉

鼂錯 本傳文帝十四年詔舉賢良文學之士錯在選中乃對此策

對曰平陽侯臣窋曹參子 汝陰侯臣竈夏侯嬰子 潁陰侯臣何灌嬰子 廷尉臣宜昌隴西太守臣昆下昆反 邪公孫昆邪 所選賢良太子家令臣錯昧死再拜言臣竊聞古之賢主莫不

求賢以為輔翼故黄帝得力牧而為五帝先力牧黄帝賢佐大禹得咎繇而為三王祖齊桓得管子而為五伯長今陛下講于大禹及高皇帝之建豪英也退託於不明以求賢良讓之至也臣竊觀上世之傳若高皇帝之建功業陛下之德厚而得賢佐皆有司之所覽刻於玉版藏於金匱歷之春秋紀之後世為帝者祖宗與天地相終今臣窋等乃以臣錯充賦甚不稱明詔求賢之意臣錯草茅臣亡識知昧死上愚對曰詔策曰明於國家大體愚

臣竊以古之五帝明之臣聞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以親事處於法宮之中明堂之上動靜上配天下順地中得人故衆生之類亡不覆也根著之徒亡不載直畧反也燭以光明亡偏異也德上及飛鳥下至水蟲草木諸產皆被其澤然後隂陽調四時節日月光風雨時膏露降五穀熟祅孽滅賊氣息民不疾疫河出圖洛出書神龍至鳳鳥翔德澤滿天下靈光施四海此謂配天治國大體之功也詔策曰通於人事終始愚臣竊以古之三

王明之臣聞三王臣主俱賢故合謀相輔計安天下莫不本於人情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而不傷也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而不困也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而不危也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也其為法令也合於人情而後行之其動衆使民也本於人事然後為之取人以己内恕及人情之所惡不以强人情之所欲不以禁民是以天下樂其政歸其德望之若父母從之若流水百姓和親國家安寧名位不失施及後世此

明於人情終始之功也詔策曰直言極諫愚臣切以五伯之臣明之臣聞五伯不及其臣故屬之以國任之以事五伯之佐之為人臣也絜身而不敢誣奉法令不容私盡心力不敢矜遭患難不避死見賢不居其上受祿不過其量不以亡能居尊顯之位自行若此可謂方正之士矣其立法也非以苦民傷衆而為之機陷也以之興利除害尊主安民而救暴亂也其行賞也非虛取民財妄予人也以勸天下之忠孝而明其功也故功多者

賞厚功少者賞薄如此斂民財以顧其功而民不恨者知與而安已也其行罰也非以忿怒妄誅而從暴心也以禁天下不忠不孝而害國者也故罪大者罰重罪小者罰輕如此民雖伏罪至死而不怨者知罪罰之至自取之也立法若此可謂平正之吏矣法之逆者請而更之不以傷民主行之暴者逆而復之不以傷國救主之失補主之過揚主之美明主之功使主內亡邪辟之行外亡騫汙之名事君若此可謂直言極諫之士矣此五

伯之所以德匡天下威正諸侯功業甚美名聲章明舉天下之賢主五伯與焉此身不及其臣而使能直言極諫補其不逮之功也今陛下人民之衆威武之重德惠之厚令行禁止之埶萬萬於五伯而賜愚臣策曰匡朕之不逮愚臣何足以識陛下之高明而奉承之詔策曰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愚臣竊以秦事明之臣聞秦始并天下之時其主不及三王而臣不及其佐然功力不遲者何也地形便山川利財用足民利戰其所

與并者六國六國者臣主皆不肖謀不輯民不用故當此之時秦最富彊夫國富强而鄰國亂者帝王之資也故秦能兼六國立為天子當此之時三王之功不能進焉及其末塗之衰也任不肖而信讒賊宫室過度嗜慾亡極民力罷盡賦歛不節矜奮自賢羣臣恐諛驕溢縱恣不顧患禍妄賞以隨喜意妄誅以快怒心法令煩憯刑罰暴酷輕絶人命身自射殺天下寒心莫安其處姦邪之吏乘其亂法以成其威獄官主斷生殺自恣上下

瓦解各自為制秦始亂之時吏之所先侵者貧人賤民也至其中節所侵者富人吏家也及其末塗所侵者宗室大臣也是故親疏皆危外内咸怨離散逋逃人有走心陳勝先倡天下大潰絶祀亡世為異姓福此吏不平政不宣民不寧之禍也今陛下配天象地覆露萬民絶秦之迹除其亂法躬親本事廢去淫末除苛解嬈寛大愛人肉刑不用罪人亡帑誹謗不治鑄錢者除通關去塞不孽諸侯賔禮長老愛卹少孤罪人有期後宫出嫁

尊賜孝弟農民不租明詔軍師愛士大夫求進方正廢退姦邪除去陰刑害民者誅憂勞百姓列侯就都親耕節用視民不奢所為天下興利除害變法易故以安海内者大功數十皆上世之所難及陛下行之道純德厚元元之民幸矣詔策曰永惟朕之不德愚臣不足以當之詔策曰悉陳其志毋有所隱愚臣竊以五帝之賢臣明之臣聞五帝其臣莫能及則自親之三王臣主俱賢則共憂之五伯不及其臣則任使之此所以神明不遺

而賢聖不廢也故各當其世而立功德焉傳曰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待能明其世者謂之天子此之謂也竊聞戰不勝者易其地民貧窮者變其業今以陛下神明德厚資財不下五帝臨制天下至今十有六年民不益富盜賊不衰邊竟未安其所以然意者陛下未之躬親而待羣臣也今執事之臣皆天下之選已然莫能望陛下清光譬之猶五帝之佐也陛下不自躬親而待不望清光之臣臣竊恐神明之遺也日損一日歲亡一歲日

月益暮盛德不及究於天下以傳萬世愚臣不自度量竊為陛下惜之昧死上狂惑草茅之愚臣言惟陛下財擇

武帝問賢良策

制曰朕獲承至尊休德傳之亡窮而施之罔極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寧永惟萬事之統猶懼有闕故廣延四方之豪儁郡國諸侯公選賢良修絜博習之士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令子大夫襃然為舉

首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聽而問焉蓋
聞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樂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
當虞氏之樂莫盛於韶於周莫盛於勺聖王已沒鐘
鼓管絃之聲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虖桀紂之行
王道大壞矣夫五百年之間守文之君當塗之士欲
則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衆然猶不能反日以
仆滅至後王而後止豈其所持操或誖謬而失其統
與固天降命不可復反必推之於大衰而後息與烏

辜凡所為肩肩肩夙興夜寐務法上古者又將無補與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壽或仁或鄙習聞其號未燭厥理伊欲風流而令行刑輕而姦改百姓和樂政事宣昭何修何飾而膏露降百穀登德潤四海澤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祐享鬼神之靈德澤洋溢施虖方外延及羣生子大夫明先聖之業習俗化之變終始之序講聞高誼之日久矣其明以諭朕科别其條勿猥勿并取

之於術慎其所出迺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極枉于執事書之不泄興于朕躬毋悼後害子大夫其盡心靡有所隱朕將親覽焉

程正公曰漢儒如董仲舒最得聖賢之意然見道不分明○胡文定公曰董仲舒名儒也多得春秋要義所對切中當世之病如罷黜百家表章六經其功不在孟子下何謂緩而不切乎劉蕡雖直非其匹也○朱文公曰仲舒議得本源如云正心可以正朝廷如說仁義禮樂皆其具此等說話皆好若陸宣公之論事却精密第恐本源處不如仲舒○問賈誼與仲舒如何曰誼有戰國縱横之風仲舒儒者但見得不透○問仲舒見道不明處曰如命者天之令性者生之質情者人之欲命非聖人不行性非教化不成情非制度不節

似不識性善模樣又云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云云又似識得性善終是說得間界不分明端的又問性者生之質如何曰不然性者生之理氣者生之質○朱文公曰仲舒文大槩好然也無精彩又曰仲舒文緩弱其答賢良策不答切處至無緊要處又累數百言○西山曰西漢儒者惟一仲舒其學純乎孔孟其告君亦必以堯舜蓋自七篇之後未有及此者使帝置仲舒於左右承弼之地必能以二帝三王之道日陳於前繩愆糾繆格其非心安得有極意奢淫之失窮兵夷狄之禍又安得惑邪臣之譖興巫蠱之獄而致父子隔絕闕庭流血之變哉故列三策之言尤切者著于此以見武帝雖有志于學而實不知所以學為可惜也

董仲舒 本傳廣川人少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武

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以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焉前無歲月當具于此

對曰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謹案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迺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彊勉而已矣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彊勉行道

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還讀曰旋旋速也詩曰夙夜匪解書云茂哉茂哉皆彊勉之謂也道者按為學之道致知力行而已強勉學問致知也強勉行道力行也仲舒斯言可謂得聖賢要指矣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樂之時廼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以深入教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

化人也著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接於肌膚藏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管絃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不爲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猶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齊而聞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衆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由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爲生賢佐後世稱誦至今

不絕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亂廢興在於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誖謬失其統也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為烏今文尚書泰誓之詞謂伐紂之時有此瑞也復歸也音扶目反此蓋受命之符也按仲舒之學粹矣然不能不惑於符命此其短周公曰復哉復哉周公視火烏之瑞乃曰復哉復哉復報也言周有盛德故天報以此瑞也亦見今泰誓也

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皆積善累德之效也及至後世淫佚衰微不能統理羣生諸侯背畔殘賊良民以爭壤土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於下怨惡畜於上上下不和則陰陽繆盭而妖孽生矣此災異所緣而起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

紂行暴則民鄙夭夭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為（甄作瓦之人鈞造瓦之法）猶金之在鎔唯冶者之所鑄綏之斯徠動之斯和此之謂也臣謹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為也正者王之所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為而下以正其所為正王道之端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隂陽陽為德隂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為事隂常居大

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為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為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為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與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

也臣謹案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為元者視太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五穀熟而草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内聞盛德而皆徠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此即

大學所謂心正身修家齊國治而天下平中庸所謂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而仲舒得之其學可謂粹矣

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今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

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壊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義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復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循順也順而行之行五六百歳尚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為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誼而惡聞

之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顓為自恣苟簡之治苟謂苟於

權利也簡謂簡於仁義也簡易乾坤之德豈秦所行乎顓與專同

故立為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以來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嚚頑抵冒殊扞

扞突也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心不則德誼之經為頑抵觸也冒犯也殊絶也又曰扞距也冒讀如字又莫克反

孰爛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圬也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牆矣雖欲善治之亡可柰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

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嘗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禄日來詩云宜民宜

人受禄于天為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禄于天夫仁義禮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飾也五者修飾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靈德施于方外延及羣生也仲舒首述災異之變而終不免及祥瑞之符甚矣言之難也

武帝問賢良策二

制曰蓋聞虞舜之時游于巖廊之上垂拱無為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於日昃不暇食而宇内亦治夫帝王之道豈不同條共貫與何逸勞之殊也蓋儉者不造

玄黄旌旗之飾及至周室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八佾陳於庭而頌聲興夫帝王之道豈異指哉或曰良玉不瑑篆又云非文亡以輔德二端異焉殷人執五刑以督姦傷肌膚以懲惡成康不式四十餘年天下不犯囹圄空虛秦國用之死者甚衆刑者相望耗矣哀哉烏虖朕夙寤晨興惟前帝王之憲永思所以奉至尊章洪業皆在力本任賢令朕親耕藉田以為農先勸孝弟崇有德使者冠蓋相望問勤勞恤孤獨

盡思極神功烈休德未始云獲也今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廉恥貿亂賢不肖渾殽未得其真故詳延特起之士意庶幾乎今子大夫待詔百有餘人或道世務而未濟稽諸上古之不同考之于今而難行毋乃牽於文繫而不得騁歟將所繇異術所聞殊方與各悉對著于篇毋諱有司明其指略切磋究之以稱朕意

愚曰君於人言能用之則一二語而有餘不能用之則千萬言而何益仲舒對策與晁錯公孫弘不同皆自本根上求如首篇曰正心 蓋大學治國平天下之

說也曰強勉行道益傳說行之惟艱之說也曰教化曰尚德教而不行刑罰益孔子道之以德之說也使武帝能用舒言反求於心本仁義守恭儉兵不妄興刑不妄用賦役不妄加神仙不妄求則即此首策益有終身受用不盡者而何待再策之乎史謂天子異其對而後策之雖見武帝之心不倦於問而卒不免倦於行也異之云者又以見漢庭諸儒不明古學武帝不聞正論觀仲舒所言則驚奇為異聞而已雖曰復策何益哉

董仲舒　本傳天子覽其對而異焉乃復策之

對曰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為憂而未以位為樂也故誅逐亂臣務求賢聖是以得舜禹稷卨咎繇衆聖輔德賢

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萬民皆安仁樂義各得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之謂也堯在位七十載迺遜于位以禪虞舜堯崩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歸舜舜知不可辟乃即天子之位以禹為相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為而天下治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此之謂也至於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殘賊百姓伯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為臣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於河海天

下耗亂萬民不安故天下去殷而從周文王順天理物師用賢聖是以閎夭太顛散宜生等亦聚於朝廷愛施兆民天下歸之故太公起海濱而即三公也當此之時紂尚在上尊卑昏亂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之文焉繇此觀之帝王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者所遇之時異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此之謂也臣聞制度文采玄黄之飾所以明尊卑異貴賤而勸

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然則宮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儉非聖人之中制也按奢儉皆非中制然與其不遜也寧固仲舒言之不詳武帝侈心之啓未必不由此臣聞良玉不瑑資質潤美不待刻瑑此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然則常玉不瑑不成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德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禄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義而恥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

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義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為俗非有文德以教訓於天下也誅名而不察實為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空言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内有背上之心造偽飾詐趣利無恥又好用憯酷之吏賦斂亡度竭民財力百姓散亡不得從耕織之業羣盜並起是以刑者甚衆死者

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此之謂也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内莫不率服廣覽兼聽極羣下之知盡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于方外夜郎康居殊方萬里説德歸誼此太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他在乎加之意而已武帝徒聞而不尊徒知而不行此其受病之本故仲舒箴之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内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

下親耕籍田以為農先夙寤晨興憂勞萬民思惟往古而務以求賢此亦堯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獲者士素不厲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衆對亡應書者是王道往往而絶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

宣恩澤不流令吏既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為市貧窮孤弱寃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隂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皆長吏不明使至於此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貲未必賢也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為差非謂積日絫久也故小材雖絫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為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

致官是以廉恥貿亂賢不肖渾殽未得其眞臣愚以爲使諸列矦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歳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矦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徧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爲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爲功實試賢能爲上量材而授官録德而定位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陛下加惠寛臣之罪令勿牽制於文使得切磋究之臣

敢不盡愚

武帝問賢良策三

制曰蓋聞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故朕垂問乎天人之應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寖微寖滅寖明寖昌之道虛心以改今子大夫明於隂陽所以造化習於先聖之道業然而文采未極豈惑虖當世之務哉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意朕之不明與聽若眩與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則皆有失或謂久而

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今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極陳治亂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復之詩不云乎嗟爾君子毋常安息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朕將親覽焉子大夫其茂明之

愚曰武帝再策首詢奢儉帝於此時雖有好大喜功之心藏於其中而未甚也仲舒之對詳於求賢之事則畧於從儉之說則非至曰儉非聖人之中制何也夫奢云者不但興土木但求神仙邀邊功皆自一念之奢奢起而仲舒何言不及此乎〇又曰武帝三策有條貫未竟統紀靡終而聽若眩云者帝蓋以仲舒所對為尋常而不知其為要也仲舒盡執首初正心教化之說以進足矣何必呫囁多言哉仲舒泛於言武帝泛於聽宜其策之至

再至三而不能畧行一語也或曰武帝用其說興太學章六經黜百家舉孝廉茂材亦畧施行矣本領不正如末何

董仲舒

對曰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乎今陛下幸加惠留聽於承學之臣轉承師說而學復下明冊以切其意而究盡聖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對條貫靡竟統紀不終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淺陋之罪也冊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臣聞天者

羣物之祖也故徧覆包函而無所殊建日月風雨以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義立禮以導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繇此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

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為其美惡之機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按此非學貫天人之際者不能言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修教訓之官務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後天下嘗亡一人之獄矣今世廢而不修亡以化民民以故棄行誼而死財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歲之獄以萬千數以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變古則譏之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度制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

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别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圈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

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亡以為君子此之謂也冊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寖微寖滅寖明寖昌之道虛心以改臣聞衆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晻致明以微致顯是以堯發於諸侯（謂從唐侯升天子之位）舜興虖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己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

翼故堯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此其寖明寖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銷膏而人不見也非明乎情性察乎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為悼懼者也夫善惡之相從如景鄉之應形聲也故桀紂暴慢讒賊並進賢知隱伏惡日顯國日亂晏然自以如日在天終陵夷而大壞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漸至故桀紂雖亡道然猶享

國十餘年此其寖微寖滅之道也冊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臣聞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眊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捄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

然夏尚忠殷尚敬周尚文者所繼之捄當用此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

者按致字當屬下句蓋周文不可盡變宜少損之夏忠亦當極其用故曰致陛下有明德嘉道愍世俗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故舉賢良方正之士論誼考問將欲興仁義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臣愚不肖述所聞誦所學道師之言厪能勿失耳若迺論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此大臣輔佐之職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竊有怪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亦大治上下和睦習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

而止吏亡姦邪民亡盜賊囹圄空虛德潤草木澤被四海鳳凰來集麒麟來游以古準今壹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盭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試迹之古返之於天黨可得見乎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謂牛無齒則有角其餘無角者則有上齒傅其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禄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末謂工商之業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況人乎

此民之所以囂囂苦不足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衆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畜其積委務此而亡已以迫蹵民民日削月朘宣寖以大窮富者奢侈羨溢貧者窮急愁苦窮急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而姦邪不可勝者也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

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為制大夫之所當循以為行也故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慍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乎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義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爾好義則民鄉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

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内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為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檐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為庶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亡可為者矣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

令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絶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説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武帝問賢良策

制曰蓋聞上古至治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隂陽和五穀登六畜蕃甘露降風雨時嘉禾興朱草生山不童澤不涸麟鳳在郊藪龜龍游於沼河洛出圖書父

不喪子兄不哭弟北發渠搜南撫交阯舟車所至人迹所及跂行喙息咸得其宜朕甚嘉之今何道而臻乎此子大夫修先聖之術明君臣之義講論洽聞有聲乎當世敢問子大夫天人之道何所本始吉凶之效安所期焉禹湯水旱厥咎何由仁義禮知四者之宜當安設施屬統垂業物鬼變化天命之府廢興何如天文地理人事之紀子大夫習焉其悉意正議詳具其對著之于篇朕將親覽焉靡有所隱東萊呂氏曰弘雖歷

叙仁義禮智其實以智術為主所以深入帝心者正在此耳○又曰是時河決瓠子未塞又有隕霜大風螟之變故弘為此説以諛武帝○愚曰武帝未嘗不好言也建元辛丑方策賢良得董仲舒至元光元年丁未復策賢良至建光五年辛亥又策賢良得公孫弘然以武帝紀元光元年下曰於是董仲舒公孫弘等出於弘傳載武帝初即位招賢良文學士是時弘年六十以賢良徵為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意上怒以為不能弘乃移病免歸元光五年復徵賢良菑川國復推上弘則是弘前策之而今復策也夫弘之為人奸詐諛旨誠君子所不取而亦有不盡諛者以征伐論武帝一大患也弘始使匈奴不合繼論西南夷無用不聽至置蒼海郡築朔方城亦皆不取卜式以家財助邊迎合帝意而弘謂式非人情不軌之臣此亦何嘗盡事諛哉對

策數語首論禮義刑罰之端歷敘仁義禮智之說亦有可采溫公通鑑皆取之獨認智為術此則不識理以湯旱為桀餘烈此則不知天學者其辨之

公孫弘 本傳弘菑川薛人元光五年復徵賢良文學菑川國復推上弘弘謝曰前已嘗西用不能罷願更選國人國推弘弘至太常上策詔諸儒云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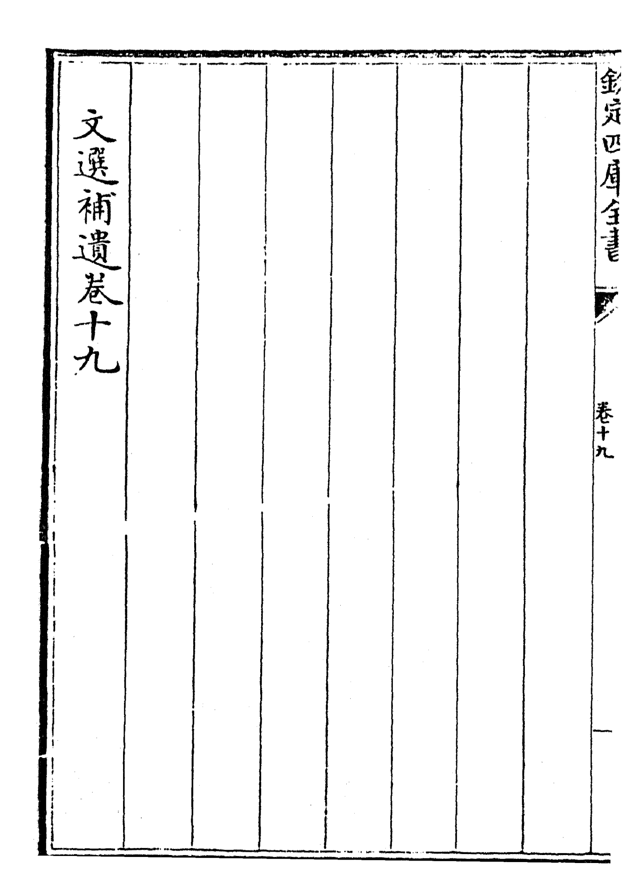
對曰臣聞上古堯舜之時不貴爵賞而民勸善不重刑罰而民不犯躬率以正而遇民信也末世貴爵厚賞而民不勸深刑重罰而姦不止其上不正遇民不信也夫厚賞重刑未足以勸善而禁非必信而已矣是故因能

任官則分職治去無用之言則事情得不作無用之器即賦斂省不奪民時不妨民力則百姓富有德者進無德者退則朝廷尊有功者上無功者下則羣臣逡罰當罪則姦邪止賞當賢則臣下勸凡此八者治民之本也故民者業之即不爭理得則不怨有禮則不暴愛之則親上此有天下之急者也故法不遠義則民服而不離和不遠禮則民親而不暴故法之所罰義之所去也和之所賞禮之所取也禮義者民之所服也而賞罰順之

則民不犯禁矣故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者此道素行也臣聞之氣同則從聲比則應今人主和德於上百姓和合於下故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故陰陽和風雨時甘露降五穀登六畜蕃嘉禾興朱草生山不童澤不涸此和之至也故形和則無疾無疾則不夭故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則麟鳳至龜龍在郊河出圖洛出書遠方之君莫不說義奉幣而來朝此和之極也臣聞之

仁者愛也義者宜也禮者所履也智者術之原也致利除害兼愛無私謂之仁明是非立可否謂之義進退有度尊卑有分謂之禮擅生殺之柄通壅塞之塗權輕重之數論得失之道使遠近情偽必見於上謂之術凡此四者治之本道之用也皆當設施不可廢也得其要則天下安樂法設而不用不得其術則主蔽於上官亂於下此事之情屬統垂業之本也臣聞堯遭洪水使禹治之未聞禹之有水也若湯之旱則桀之餘烈也桀紂行

惡受天之罰禹湯積德以王天下因此觀之天德無私親順之和起逆之害生此天文地理人事之紀臣弘愚戇不足以奉大對時對者百餘人太常奏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為第一召見容貌甚麗拜為博士待詔金馬門○西山真氏曰夫舜以水自儆而弘歸之於堯湯以旱自責而弘歸之於桀姦諛之情所以惑誤其君使傲忽天戒者凡皆若此不可以不察



文選補遺卷十九